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孟子纂箋卷九至十二

詳校官給事中臣丁雲錦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卜惟吉

謄錄監生臣戴珙

孟子纂箋卷九

元 詹道傳 撰

萬章上

凡九章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號平聲

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閔下謂之旻天號

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事見虞書大禹謨篇書曰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 怨慕怨己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惡平聲夫音扶恝苦八反共平聲

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箋此語本趙岐註不知何所據
于父母亦書辭言呼父母而泣也愬無愁之貌於我
何哉自責不知己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楊氏曰非
孟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爲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
母未嘗自以爲孝也若自以爲孝則非孝矣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
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不
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爲去聲

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去聲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觀其外趙岐注九子事舜以為師丹朱外八庶未聞猶晉獻公之子九人五人以事見於春秋餘四子亦未聞也　史記五帝紀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而帝堯問可用者四岳咸薦虞舜曰可於是堯乃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舜居溈汭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堯九男皆益篤又言一年所居成聚廣雅云聚居也音慈喻反漢書音義云小於鄉曰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周禮郊野法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又按莊子徐無鬼篇舜有羶行三徙成都至鄧之墟十五萬家是天下之士就之也胥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窮人之

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極天下之欲不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眞知舜之

心哉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少好皆去聲

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惟聖人爲能不失其本心也

艾美好也楚辭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此同楚辭九歌大司命篇慫長劍兮擁幼艾蓀獨宜兮爲民正戰國策趙孝成王篇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坐前有尺帛且令工人以爲冠工見客來也因避趙王曰願聞所以爲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

則國大治矣趙王不悅曰寡人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請爲王說之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爲冠王曰郎中不知爲冠魏牟曰爲冠而敗之奚虧於王之國而王必待工而後乃使之今爲天下之工或非也社稷爲虛器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不得失意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　此章言舜不以得衆人之所欲爲己樂音洛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爲己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

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懟直類反

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懟讎怨也舜父頑母嚚音銀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讎怨於父母也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妻去聲

以女爲人妻如字曰妻去聲下同程子曰堯妻舜而不告者

以君治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弤都禮反忸女六反怩音尼與平聲

完治也捐去上聲也階梯也揜蓋也按史記曰使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音汗時掌反而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中出去即其事也箋空音孔括地志云舜井在嬀州臨武縣西城中其西又有一井耆舊傳云並舜井也帝王世紀云河東有舜井未詳列女傳二女教舜上廩曰鵲女衣裳鳥工往教舜穿井曰去汝裳衣龍工往故謂鳥工龍裳救井廩之難象舜異母弟也謨謀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咸皆也績功也舜既

入井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爲已功也干盾樹尹反也戈戟也周禮掌五兵五楯鄭云五楯干櫓之屬禮圖云戈今之勾戟又云今之三鋒戟戟內長四寸半胡長六寸以其與戈相類故云戈戟也琴舜所彈五弦琴也弤琱丁聊反弓也通鑑外紀云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琱弓漆赤弓尚書彤弓是也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此物也二嫂堯二女也棲牀也象欲使爲已妻也象往舜宮欲分取所有見舜生在牀彈琴蓋既出即潛歸其宮也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象言已思君之甚故來見爾忸

怩慚色也臣庶謂其百官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宫故
舜見其來而喜使之治其臣庶也孟子言舜非不知
其將殺已但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兄弟之情自
有所不能已耳萬章所言其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
則孟子有以知之矣他亦不足辯也程子曰象憂亦
憂象喜亦喜人情天理於是為至
曰然則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産子
産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

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與平聲校音效又音教畜許六反）

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圉圉困而未紓（音舒）之貌洋洋則稍縱矣攸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方亦道也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誑（古況反）之以理之所有罔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

以其方也舜本不知其僞故實喜之何僞之有　此章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

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孟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爲放也

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

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庳音鼻

流徙也共音恭工官名驩兜人名二人比毗至反周相與爲黨如書堯咨疇若予采驩兜舉共工可見爲黨三苗國名負固不服殺殺其君也殛誅也鯀禹父名方命圮部鄙反族治水無

功見書堯典皆不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有庳皆地名也趙氏曰幽州北裔之地舜分冀北為幽州崇山南裔之山在今澧州慈利縣三危西裔之地禹貢在雍州或以為燉煌未詳羽山東裔之山在今海州朐山縣或曰今道州鼻亭即有庳之地也漢書顏師古註云有庳在零陵今鼻亭是也未知是否萬章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庳之民無罪而遭象之虐非仁人之心也藏怒謂藏匿其怒宿怨謂留蓄其怨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

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庳此之謂也

孟子言象雖封爲有庳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使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爲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上聲）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庳之民也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音潮下同）覲也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庳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庳之君

蓋古書之辭而孟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形甸反其親愛之無已如此也　吳氏曰言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亦不以私恩害公義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

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爲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朝音潮岌魚及反喪如字

咸丘蒙孟子弟子也語者古語也蹙𩑶蹙不自安也岌岌不安貌也言人倫乖亂天下將危也齊東齊國之東鄙也孟子言堯但老不治事而舜攝天子之事耳堯在時舜未嘗即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朝乎又

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堯典虞書篇名今此文乃見形甸反於舜典葢古書二篇或合爲一耳言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堯死也徂升也落降也人死則䰟升而魄降故古者謂死爲徂落遏止也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蒲交反土革木樂器之音也箋見論語第八篇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濵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

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不臣堯不以堯爲臣使北面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也普徧也率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已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去聲）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

爲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

文字也辭語也逆迎也雲漢大雅篇名也孑獨立之

貌遺脫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

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

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

之民真無遺種上聲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

在於憂旱而非真無遺民也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

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養去聲

言瞽瞍既為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之養此舜之所以為尊親養親之至也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詩大雅下武之篇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為天下法則也

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見音現齊側皆反

書大禹謨篇也祇敬也載事也夔夔齊栗敬謹恐懼之貌允信也若順也言舜敬事瞽瞍往而見之敬謹如此瞽瞍亦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咸丘蒙之說也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

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

萬章問而孟子答也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諄之淳反

萬章問也諄諄詳語之貌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行去聲下同

行如字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言但因舜之

行事而示以與之之意耳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

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暴步卜反下同

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力呈反上必用之舜爲天人所受是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之以與之之意也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

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治去聲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相去聲朝音潮夫音扶

南河在冀州之南其南即豫州也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

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民之歸舜如此則天與之可知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

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

朝音潮

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啓禹之子也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但云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

無一毫私意也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相之相之相去聲相去之相如字

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為相久此堯舜之子所以不有天下而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

久此啟所以有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也然此皆非人力所爲而自爲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

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言仲尼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故不有天下

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

公不有天下

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必有大惡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啓及太甲成王雖不及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亦不有天下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

復歸於亳相王皆去聲艾音乂

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趙氏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丁子也程子曰古人謂歲爲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初加反長上聲故立之也二說未知孰是顛覆壞亂也典刑常法也桐湯墓所在艾治也說文云芟師銜反草也蓋斬絶自新之意亳商所都也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

此復扶又反 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禪音擅

禪授也或禪或繼皆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哉 尹氏曰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知前聖之心者無如孔子繼孔子者孟子而已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要平聲

要求也案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爲有莘氏之媵（以證反）臣負鼎俎以滋味說（音稅）湯致於王道蓋戰國時有爲此說者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樂音洛）

莘國名（莘國即今同州郃陽縣）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

而欣慕愛樂之也駟四匹也介與草芥之芥同言其

辭受取與無大無細一以道義而不茍也

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我

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囂五高反又戶驕反

囂囂無欲自得之貌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

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

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幡然變動之貌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道之行不徒誦說向慕之而已也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覺後知後覺如呼寐者而使之寤也言天使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程子曰予天民之先覺

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旣爲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所有以予（通作與）之也皆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内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推吐回反内音納說音稅）

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予弗克俾厥后爲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見說

(命下)孟子之言蓋取諸此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故欲使湯伐夏以救之徐氏曰伊尹樂堯舜之道堯舜揖遜而伊尹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則一也

吾未聞枉已而正人者也況辱已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

(行去聲)

辱已甚於枉已正天下難於正人若伊尹以割烹要湯辱已甚矣何以正天下乎遠謂隱遁(與遯同)也近謂

仕近君也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然其要歸在潔其身而已伊尹豈肯以割烹要湯哉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也道在此而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也愚謂此語亦猶前章所論父不得而子之意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宫朕載自亳

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牧宮作鳴條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攻桀無道由我始其事於亳也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爲之也（癰於容反疽七余反好去聲）

主謂舍於其家以之爲主人也癰疽瘍（音羊）醫也（周禮天官下瘍醫注瘍瘡癰也）侍人奄（與閹同）人也瘠姓環名皆時君所近

狎之人也好事謂喜造言生事之人也

於衛主顔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

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讎如字又音犨

顔讎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顔濁鄒孔子世家孔子嘗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顔濁鄒家據此則不但濁鄒之名異言子路妻兄亦異矣彌子衛靈公幸

臣彌子瑕也見史韓非傳徐氏曰禮主於辭遜故進以禮

義主於斷丁亂反制故退以義難進而易去聲退者也在我者有禮義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要平聲

不悅不樂音洛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向式亮反魋也司城貞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宋以武公諱改司空爲司城陳侯名周按史記孔子爲魯司寇齊人餽女樂以閒去聲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魋欲殺孔子孔

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孟子言孔子雖當阨難去聲然猶擇所主況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主癰疽侍人之事乎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

近臣在朝音潮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觀其所爲主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知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

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食音嗣好去聲下同

百里奚虞之賢臣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爲去聲之食牛因以干秦穆公也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屈求勿反乘去聲

虞虢皆國名垂棘之璧垂棘之地所出之璧也屈產之乘屈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匹也晉欲伐虢道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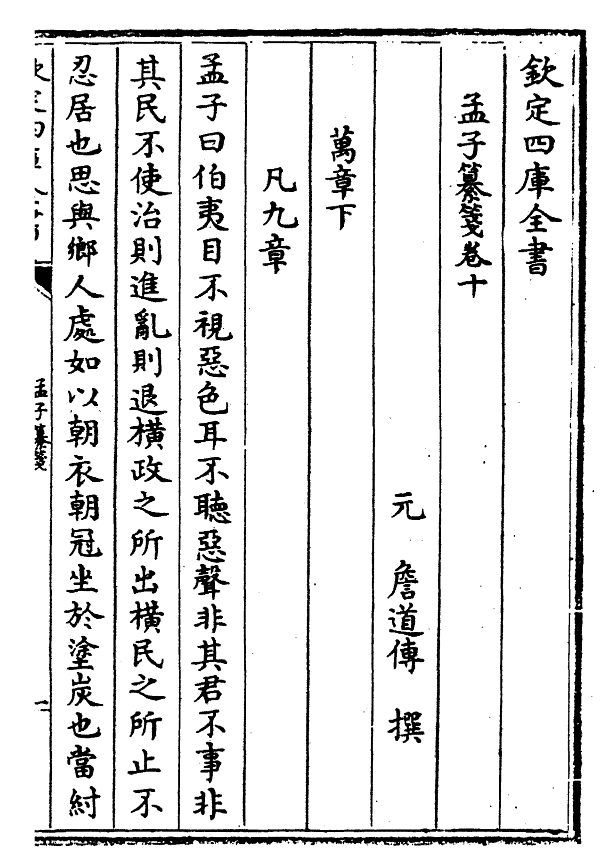
於虞故以此物借道其實欲并去聲取虞宮之竒亦虞之賢臣諫虞公令力呈反勿許虞公不用遂爲晉所滅百里奚知其不可諫故不諫而去之秦左僖二年晉使荀息以屈産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許之宮之竒諫不聽五年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竒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啟寇不可翫一之爲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弗聽宮之竒以其族行十二月晉滅虢館於虞遂襲虞滅之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

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相去聲

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食牛以干主之爲汙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理反覆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耳　范氏曰古之聖賢

未遇之時鄙賤之事不恥為之如百里奚為(去聲)人養牛無足怪也惟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而見豈有先自汙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百里奚爵禄不入於心故飯(扶晚反)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見莊子田子方篇)伊尹百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上聲)之大節故孟子不得不辯尹氏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葢以其不正之心度(待洛反)聖賢也

孟子纂箋卷九



孟子纂箋卷十

元 詹道傳 撰

萬章下

凡九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

之時居北海之濵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治去聲下同横去聲朝音潮

横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廉者有分辨懦柔弱也

餘並見前篇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内之溝中其自任以天

下之重也（與音預）

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

鄙狹陋也敦厚也餘見前篇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淅先歷反）

接猶承也淅漬（疾智反）米水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速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端以見（形甸反）其久速仕止各當（如字下同）其可也或曰孔子去魯不稅（與脫同）冕而行豈得爲遲楊氏曰孔子欲去之意久矣不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膰肉不至則得以微罪

行矣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爲已責也愚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處

（上聲）合乎孔子而不得爲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底意思在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爲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集衆音之小成而爲一大成也成者樂之一終書所謂簫韶九成是也（見虞書益稷篇）金鐘屬聲宣也如聲罪致

討之聲玉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私列反之振

始始之也終終之也條理猶言脈絡指衆音而言也

智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葢樂有八音金石

絲竹匏土革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爲始終而

爲一小成猶三子之所知偏於一而其所就亦偏於

一也八音之中金石爲重故特爲衆音之綱紀又金

始震而玉終詘渠勿反然也記聘儀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註詘然

絶止之貌故並奏八音則於其未作而先擊鎛伯各反鍾以

宣其聲俟其既闋苦穴反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宣以始之收以終之二者之間脈絡通貫無所不備則合衆小成而爲一大成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金聲玉振始終條理疑古樂經之言故兒研兮反寛云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亦此意也武帝元鼎五年得寳鼎上問封禪儀寛論及此按語録云是時未有孟子之書必古曲中有此語然孟子之書出於文帝而董仲舒亦嘗辯孟子性善之説況兒寛又在後乃未詳語録之意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

力也其中非爾力也中去聲

此復扶又反以射之巧力發明智聖二字之義見孔子巧力俱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雖至於聖而智不足以及乎時中也　此章言三子之行去聲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衆理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則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禄也如之何錡魚綺反

北宮姓錡名衛人班列也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畧也惡去聲去上聲

當時諸侯兼并僭竊故惡周制妨害已之所為也按周禮司徒之職闕司禄一官三禮辨云孟子曰周室班爵禄之制諸侯惡其害已而皆去其籍此其證也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

一位凡六等

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

庸

此以下班祿之制也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若春秋邾儀父音甫之類是也春秋隱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

蔑缺 春秋缺 附庸凡缺 等字者方三十里名缺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視比也徐氏曰王畿之内亦制都鄙受地也元士上士也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十十倍之也四四倍之也倍加一倍也徐氏曰大國

君田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音嗣下可食並同二千八百八十人卿田三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周禮天官冢宰註府治藏史掌書胥徒民服徭役者若今衛士愚按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三謂三倍之也徐氏曰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畒可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卿田二千四百畒可食二百十六人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

足以代其耕也

二即倍也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四十人卿田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四人箋曰集註

三說皆本王制所食人數則皆上農夫食九人之數王制䟽云以史記云上地畝一鍾鍾六斛四斗百畝百鍾則六百四十斛案周禮廩人云中歲人食三䰞一釜六斗四升其九人之內老幼相通不皆人食三䰞故食九人也　大國地方百里者開方法爲方十里者百爲田當九百萬畝案漢書班固曰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十爲終終十爲同開方法計之蓋地方一里爲井爲田九百畝井十爲通通計積一十里爲田九千畝通十爲成方十里積百里爲田九萬畝成十爲終方三十一里大半里積千里

也為田九十萬畝終十為同方百里積萬里為田九十億畝即九十百萬畝也是所謂提封萬井也封者井之界提者總提封內之大數也萬井之中除山林陵麓溝洫城郭宮室塗邑三分去一計三千三百三十三井井之三之一外除三百萬畝實有田六千六百六十六井井之三之二每井九百畝計六百萬畝整除公田每井百畝計六十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六畝此是助法公田內每井再除二十畝為八家廬舍該除一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四畝外公私通收五百八十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六畝畝之三之二私田收五百三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畝公田收五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君祿賦田三萬二千畝大國三卿每卿各賦三千二百畝計九千六百畝大國大夫五人各賦田八百畝計四千畝上士九人各賦田四百畝共計三千六百畝中士九人各賦田二百畝共計一千八百畝下士九人各賦田一

百畝共計九百畝已上通賦五萬一千九百畝尚餘四十八萬一千四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以供國家調度喪祭賓客等費餘則以備凶荒不測之用所謂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矣每畝所收可食之數再考任土地箋　次國地方七十里者以開方計之為方十里者四十有九為方一里者四千九百為田四百四十一萬畝三分去一計為井一千六百三十三井井之三之一為田計一百四十七萬畝外實有為井三千二百六十六井井之三之二為田計二百九十四萬畝除公田每井百畝計三萬六千六百六十六畝畝之三之二公田內每井再除二十畝為八家廬舍該除六萬五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公私通實收二百八十七萬四千六百六十六畝畝之三之二私田收二百六十一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公田收二十六萬一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三

之一君祿賦田二萬四千畝卿田三大夫祿者大夫之田人八百畝三大夫祿則計二千四百畝大夫倍上士者上士缺　百畝倍之則八百畝上士倍中士缺　倍之則爲缺百畝中士倍下士則缺　則二百畝下士與庶人同祿則其缺　制缺　侯之下士祿農夫祿足以代其耕缺　制缺　三卿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古缺　士缺　數國皆缺　十七人各三分之上九中九下九也次國三卿卿二千四百畝三卿計七千二百畝下大夫五人人八百畝五人計四千畝上士田人四百畝上士九人則計田三千六百畝中士九人賦田二百畝共計一千八百畝下士九人人賦田百畝九人計九百畝已上自君田以下總賦田四萬一千五百畝尚餘二十一萬九千八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　小國地方五十里者開方計之爲方十里者二十有五方一里者二千五百爲田二百二

十五萬畝三分去一計爲井八百三十三井井之三之一爲田七千五百畝實有爲井一千六百六十六井井之三之二爲田一百五十萬畝除公田每井百畝計一十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六畝畝之三之二公田内每井再除二十畝爲八家廬舍該除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公私通實收一百四十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六畝之三之二私田收一百三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公田收一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君祿賦田一萬六千畝卿祿倍大夫者大夫人賦田八百畝倍之則爲一千六百畝大夫倍上士者上士人賦田四百畝倍之則爲八百畝上士倍中士者中士人賦田二百畝倍之則爲四百畝中士倍下士者下士田人賦一百畝倍之則爲二百畝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則人賦一百畝也王制云小國二卿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上九中九下九也小國

二卿每卿之田一千六百畝二卿則賦田三千二百畝下大夫大夫五人人賦田八百畝五人則賦田四千畝上士上士九人人賦田四百畝九人則計田三千六百畝中士中士九人人賦田二百畝九人則賦田一千八百畝下士下士九人人賦田百畝九人則計九百畝已上自君祿以下總賦田二萬九千五百畝尚餘一十萬三千八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三之一也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食音嗣

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之以糞糞多而力勤

者爲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
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　愚
案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考闕之可也
缺　缺
地方五百里諸侯缺百里諸　百里諸缺方百里而孟子缺
公侯缺　地家七人下地家六人缺
子男五十里小司徒云上　子言上地上農夫食九
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此與周禮不
同也王制言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而孟子以天子一
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爲五等王制
言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
而孟子則自君一位至下士一位凡六等王制主於
分田制祿而孟子主於制地分祿王制言天子之三

公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而孟子則言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視伯元士視子男此與王制不同也王制註云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語録亦非之矣或以周禮兼附庸晦翁亦謂此皆强説先生嘗疑左氏所記當時官號職名已詳而未嘗及府史胥徒則周禮蓋亦草定之本未及行者又案王制䟽云鄭荅臨碩云王制復在孟子後盧植云漢文令博士諸生所作集註所謂其事蓋不可一二追復信矣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禄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烏回反燼徐刃反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傅音附會柰何欲盡信而句爲之解乎然則其事

固不可一二追復矣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乘去聲下同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莫結反也張子曰獻子忘

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爲獻子之所賤矣

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顔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費音秘般音班

惠公費邑之君也師所尊也友所敬也事我者所使也

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疏食之食音嗣平公王公下諸本多無之字疑闕文也

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造七到反之唐言入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疏食糲音厲又音賴又郎葛反飯也不敢不飽敬賢者之命也　范氏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

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專者也

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爲賔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尚上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見爾雅堯以女妻去聲舜故謂之甥貳室副宫也堯舍舜於副宫而就饗其食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

義一也

貴貴尊賢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故孟子曰其義一也　此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爲詘曲勿反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爲僭此堯舜所以爲人倫之至而孟子言必稱之也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

際接也交際謂人以禮儀幣帛相交接也

曰卻之卻之爲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弗卻也

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萬章疑交際之間有所卻者人便以爲不恭何哉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心竊計其所以得此物者未知合義與否必其合義然後可受不然則卻之矣所以卻之爲不恭也

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

子受之矣

萬章以爲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言辭閒而卻之直以心度侍洛反其不義而託於他辭以卻之如此可否邪交以道如餽贐聞戒周其飢餓之類接以禮謂辭命恭敬之節孔子受之如受陽貨烝豚之類也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

死凡民罔不譈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如之何其受之(與平聲譈書作憝徒對反)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人之處也萬章以爲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之禮則設有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禮餽我則可受之乎康誥周書篇名越顛越也今書閔作愍無凡民二字譈怨也言殺人而顛越之因取其貨閔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

當即誅者也如何而可受之乎商受至爲烈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爲此必有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爲衍字耳然不可考姑闕之可也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茍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比去聲夫音扶較音

角

比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王者起必不連合而盡誅之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其與禦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音扶禦人於國門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人乃爲真盗其謂非有而取爲盗者乃推其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爲真盗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同於禦

人之盜也哉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尚猶或可從況受其賜何爲不可乎獵較未詳趙氏以爲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張氏以爲獵而較所獲之多少也二說未知孰是教音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爲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與平聲

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辯論也事道者以行道爲事也事道奚獵較也萬章問也先簿正祭器未詳徐氏曰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夫音扶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矣未知是否也兆猶卜之兆蓋事之端也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旣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必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

亦未嘗不決是以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賢之禮也季桓子魯卿季孫斯也衛靈公衛侯元也孝公春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輒也因孔子仕魯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則兆足以行矣而不

行然後去而於衛之事則又受其交際問餽而不卻之一驗也　尹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去聲者爲於音烏陵仲子而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愚案此章文義多不可曉不必強上聲爲之說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非爲養也而有時乎爲養爲養並去聲下同

仕本爲去聲下同行道而亦有家貧親老或道與時違而但爲祿仕者如娶妻本爲繼嗣而亦有爲不能親操

反倉刀 幷曰而欲資其餽養者

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貧富謂祿之厚薄蓋仕不為道已非出處上聲之正故其所居但當如此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惡去聲柝音託

柝夜行所擊木也蓋為貧者雖不主於行道而亦不可以茍祿故惟抱關擊柝之吏位卑祿薄其職易稱

二字並去聲下同 為所宜居也李氏曰道不行矣為貧而仕

者此其律令也若不能然則是貪位慕祿而已矣

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委烏僞反會工外反當都浪反乘去聲茁阻刮反長上聲

此孔子之爲貧而仕者也委吏主委積子賜反之吏也乘田主苑囿芻牧之吏也委吏乘田箋見論語序說茁肥貌言以孔子大聖而嘗爲賤官不以爲辱者所謂爲貧而仕官卑祿薄而職易稱也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朝音潮

以出位爲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爲恥則非竊禄之官此爲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上聲貧賤也

尹氏曰言爲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道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

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禄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餼許旣反謂之寄公記郊特牲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注寓寄也

如魯昭公為季氏所逐二十五年經書公孫於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此即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餼也士無爵土不得比諸侯不仕而食祿則非禮也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周救也視其空去聲乏之則周卹與恤同之無常數君待民之禮也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

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爲不恭也

賜謂予通作與之祿有常數君所以待臣之禮也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

亟去聲下同摽音杓使去聲

亟數音朔也鼎肉熟肉也卒末也摽麾也數以君命來
餽當拜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悦而於其末後復扶又
反下同來餽時麾使者出拜而辭之犬馬畜許六反伋言
不以人禮待己也臺賤官主使令平聲下同者左昭七年傳王臣公
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人有十等也蓋繆公愧
悟自此不復令臺來致餽也舉用也能養者未必能
用況又不能養乎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何如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

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爲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

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所無不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有亟拜之勞也僕僕煩猥烏侮反貌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

之尊賢者也女下字去聲

能養能舉悅賢之至也唯堯舜為能盡之而後世之所當法也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質與贄同

傳通也質者士執雉庶人執鶩音木見檀弓相見以自通者也國内莫非君臣但未仕者與執贄在位之臣不

同故不敢見也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

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曰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曰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爲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

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悦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徳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

爲並去聲亟乘皆去聲召與之與平聲

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之以明不可召之意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

喪息浪反

説見前篇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

皮冠田獵之冠也事見春秋傳左昭二十年十二月齊侯田於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然則皮冠者虞人之所有事也故以是招之庶人未仕之臣通帛曰旃士謂已仕者交龍爲旂析羽而注於旂干之首曰旌旂旌注本爾雅但彼云因章曰旃注以白帛而不畫因其文章又案周禮春官司常掌九旂之物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旜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

蛇爲旐全羽爲旞析羽爲旌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欲見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也以士之招招庶人則不敢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厎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夫音扶厎詩作砥之履反

詩小雅大東之篇厎與砥同礪音厲石也言其平也矢言其直也視視以爲法也引此以證上文能由是路之義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與平聲

孔子方仕而任職君以其官名召之故不俟駕而行

徐氏曰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　此章言不見諸侯之義最爲詳悉更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

說乃盡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言己之善蓋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推而至於一國天下皆然隨其高下以爲廣狹也

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尚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誦通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觀其言則不可以不知其爲人之實是以又考其行去聲也夫音扶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衆矣猶以爲未足又進而取於古人是能進其取友之道而非止爲一世之士矣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以宗廟爲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也

王勃然變乎色

勃然變色貌

曰王無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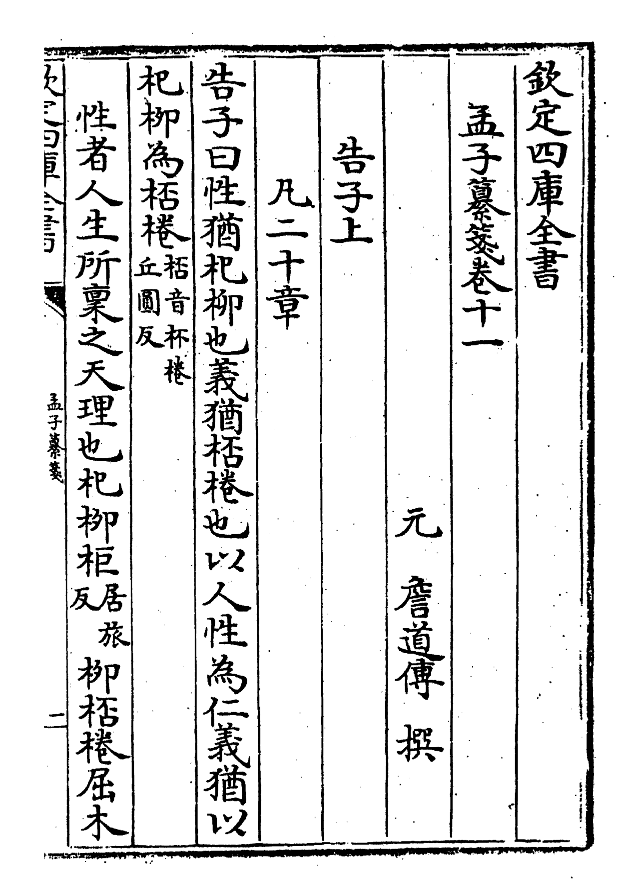
孟子言也

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

不聽則去

君臣義合不合則去　此章言大臣之義親踈不同守經行權各有其分去聲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必大過而不聽乃可易位異姓之卿大過非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然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紂而霍光異姓乃能行之於昌邑　漢元平元年昭帝崩無嗣大將軍霍光立昌邑王賀爲皇帝二十七日荒淫無度凡一千二百二十七事光白太后廢昌邑王歸本邑而立宣帝　此又委任權力之不同不可以執一論也

孟子纂箋卷十



孟子纂箋卷十一

元 詹道傳 撰

告子上

凡二十章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桮音杯棬丘圓反）

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杞柳柜柳（居旅反）柳桮棬屈木

所為若卮匜（音移）之屬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人九反）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荀子性惡篇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又曰孟子曰今人之性善將皆失其性故也此篇反覆辯孟子云）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戕音牆與平聲夫音扶）

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為害性而不肯為是

因子之言而為仁義之禍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湍他端反

湍波流瀠音縈回之貌也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近於楊子善惡混之說楊子修身篇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歟愚謂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一句即如告子認氣為性而司馬公云孟子以為人性善其不善者外物誘之也荀子以為人性惡其善者聖人之教也是皆得其一偏而遺其本夫性者

人之所受於天以生者也善與惡必兼有之猶陰之與陽也是故雖聖人不能無惡雖愚人不能無善善

至多惡至少為聖人惡至多善至少為愚人善惡相半為中人用詳著其說庶可合而觀之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

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

也夫音扶搏補各反

搏擊也躍跳也顙額也水之過額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為搏激所使而逆其性耳

○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為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

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告子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與近世佛氏所

謂作用是性者略相似語錄禪家説如何是佛曰見性成佛如何是性曰作用是性蓋謂目之視耳之聽手之執捉足之運奔皆性也只説得個形而下者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與平聲下同

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初加二宜反別必列反也白羽以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然則是

謂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運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易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為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

性之為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將容反橫繆靡幼反紛紜舛尺免反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内也

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為性故言人之甘食悅色者即其性故仁愛之心生於内而事物之宜由乎外

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長上聲下同

我長之我以彼為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為白也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與平聲下同

張氏曰上異於二字宜衍李氏曰或有闕文焉愚按白馬白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異而長馬長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内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

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敬主於長故義在外

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

然則耆炙亦有外與耆音嗜同夫音扶

言長之耆之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爲性

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

辯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

所疑也此正其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以卒

於鹵音魯莽莫補莫厚毋黨三反而不得其正也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孟季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葢聞孟子之言而未達故私論之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不在外也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長上聲

伯長也酌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荅而季子又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

公都子不能荅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惡平聲

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為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在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

暫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内也

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此亦上章耆炙之義○范氏曰二章問答大指畧同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内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為堯舜矣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近世蘇氏胡氏之說

蓋如此定宇曰蘇東坡論性謂自堯舜以來至孔子不得已而曰中曰一未嘗分善惡言也自孟子道性善而一與中支矣胡文定公論性謂性不可以善言纔說善時便與惡對非本然之性矣孟子道性善只是贊歎之辭說好個性如佛言善哉善哉五峯論性云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全具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

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

幽厲興則民好暴好去聲

此即湍水之說也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

韓子性有三品之説葢如此韓子原性篇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為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

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與平聲

乃若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

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夫音扶

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

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筭者不能盡其才者也鑠式灼反惡去聲舍上聲蓰音師

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鑠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筭數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前篇言是四

者爲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好去聲

詩大雅蒸民之篇蒸詩作烝衆也物事也則法也夷詩作彛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

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皆不辯而自明矣○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禀於氣氣有清濁禀其清者為賢禀其濁者為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

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愚按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葢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去聲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為密葢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悉井反察矯揉人九反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富歲豐年也賴藉慈夜反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顧藉而為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為暴

今夫麰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浡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夫音扶麰音牟耰音憂磽苦交反

麰大麥也耰覆種也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

期也磽瘠音夕薄也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

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蕢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蕢音匱

蕢草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為之屨雖未必適中然必似足形不至成蕢也

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耆音嗜下同

易牙古之知味者齊桓公臣能辨淄澠二水味言易牙所調之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為

美也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姣古卯反

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疏山有扶蘇詩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然猶可也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豢音患○二句本爾雅

犬豕是也程子曰在物為理處上聲物為義體用之謂

也孟子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

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曰理義之悅我心

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實體察得理義

之悅心真猶芻豢之悅口始得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

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

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蘖五割反）

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固嘗美矣今為大國之郊伐之者衆故失其美耳息生長（上聲下同）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間（去聲）斷（徒玩反）故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芽也蘖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

草木也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好惡並去聲梏工毒反

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

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
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梏械也（下戒反）反覆展
轉也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亦必有
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猶必
有發見（形甸反下同）者但其發見至微而旦晝所為之不
善又已隨而梏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蘖而牛羊
又牧之也晝之所為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
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為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

之生日以寖音浸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旦之氣亦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長上聲

山木人心其理一也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舍音捨與平聲

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捨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

之易去聲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矣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愚聞之師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唯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旦晝之間不至梏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省悉井反之也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或與惑同疑怪也王疑指齊王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易去聲暴步卜反見音現

暴溫之也我見王之時少猶一日暴之也我退則諂諛雜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蘖之生我亦安能如之何哉

今夫弈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夫音扶繳音灼射食亦反為是之為去聲若與之與平聲弈圍棊也數技也致極也弈秋善弈者名秋也繳以繩繫矢而射也○程子為講官言於上曰元祐經筵奏劄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

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薰陶德性時不能用識者恨之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去聲下同踈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衆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去聲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舍上聲

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惡辟皆去聲下同

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意得得生也欲生惡死者雖衆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彞義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為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

設使人無秉彛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為之矣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由其必有秉彛之良心是以其能舍生取義如此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喪去聲

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衆人汩音骨於利欲而忘之惟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

一簞食一豆羮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食音嗣嘑呼故反蹴子六反
豆木器也嘑咄當没反　啐七内反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蹴踐踏也乞人丐乞之人也不屑不以為潔也
言雖欲食之急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為去聲與平聲

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所識窮乏之者得我謂所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恵也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衆人所以喪之由此三者蓋理義之心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昏也

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鄉為並去聲為之之為並平聲

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為甚輕鄉為身死猶不肯受嘑蹴之食今乃為此三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止乎本心謂羞惡之心○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焉悉井反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上聲仁則其生之性

是也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已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以見其為此身酬酢音昨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為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上聲矣

舍其路而不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舍上聲

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平聲人惕然有深省悉井反處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程子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

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愚

謂上兼言仁義而此下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

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

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

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

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

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乃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信與伸同為去聲

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

類也惡去聲

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拱兩手所圍也把一手所握也桐梓二木名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

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

人之一身固當兼養然欲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

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

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

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為賤場師焉舍上聲檟音價樲音貳

場師治場圃者梧桐也樲棘也皆美材也樲棘小棗非美材也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

狼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為失肩背之喻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為去聲

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

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

軀命所關不但為尺寸之膚而已但養小之人無不失其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害貴也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

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

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
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官之為言司也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思
是以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
已又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心則能
思而以思為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
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此三者
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心為大若能有以立之則事

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為大人也然此天之此舊本多作比而趙註亦以比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註亦作此乃未詳孰是但作比字於義為短故且從今本云○范浚字茂明婺州人心箴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音銀人於其間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杜兮反米參為三才曰惟心耳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為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閒去聲抵隙乞逆反為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

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樂音洛

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

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修其天爵以爲吾分之所當然者耳人爵從之葢不待求之而自至也

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

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要平聲

要求也修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矣得人爵而棄天爵則其惑又甚焉終必并其所得之人爵而亡之也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

貴於己者謂天爵也

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己而後貴也良者本然之善也叢說天爵亦是天命則義理之命故思則得之人爵乃氣數之命各有分定求之無益趙孟晉卿也能以爵祿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之而使之賤矣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聞去聲

詩大雅既醉之篇飽充足也願欲也膏肥肉粱美穀

令善也聞亦譽也文繡衣之美者也仁義充足而聞譽彰著皆所謂良貴也○尹氏曰言在我者重則外物輕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為之不力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為真不能勝是我之所為

有以深助於不仁者也

亦終必亡而已矣

言此人之心亦且自怠於為仁終必并與其所為而亡之○趙氏曰言為仁不至而不反諸巳也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荑音蹄稗蒲賣反夫音扶

荑稗草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美也但五穀不熟則反不如荑稗之熟猶為仁而不熟

則反不如為他道之有成是以為仁必貴乎熟而不可徒恃其種(上聲)之美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為他道之有成也○尹氏曰日新而不已則熟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古候反)

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彀弓滿也滿而後發射之法也學謂學射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大匠工師也規矩匠之法也○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上聲下同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曲藝且然況聖人之道乎

孟子纂箋卷十一